

鹿角上的畫鶴

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鹿角上的喜鹊

LU JIAO SHANG DE XI QUE

明 照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·呼和浩特

内 容 提 要

收入这个集子中的二十四篇童话，是作者致力于童话创作的新收获。

通过明快清新的语言与健康向上的内容的和谐统一，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散发着草原芬芳和奶香的童话世界。

这些童话赞扬了真善美，鞭笞了假丑恶。反映出我们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点。具有丰富的想象和美好的理想。故事生动有趣，形象逼真鲜明。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显著的地方特色。少年儿童读后，既能受到思想品质的教育，又能培养多方面的兴趣爱好，是一本良好的课外读物。

鹿 角 上 的 喜 鹊

明 照

•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75 字数：107千

1983年11月第一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,000册

统一书号：R 10089·258 每册：0.54元

目 录

狼和狈准备过生日·····	(1)
拉骆驼的巴拉根仓·····	(8)
最后一峰骆驼·····	(17)
黄牛妈妈·····	(23)
他们都叫小星星·····	(31)
小山羊的银铃铛·····	(37)
小白兔、公鸡和狐狸·····	(44)
背着牛皮口袋的小老鼠·····	(53)
拉着勒勒车的红牦牛·····	(61)
狐狸的旗帜·····	(75)
雪白的小天鹅·····	(83)
勒勒车上的木桶·····	(93)
小葛根一天中的奇遇·····	(100)
草原上的幸运儿·····	(114)
白嘴唇的小骆驼·····	(123)
在巴雅尔老爷爷发黑的毡包里·····	(136)
小桦树房·····	(144)

白尾巴的小麻雀·····	(149)
拔起大萝卜之后·····	(155)
两个淖尔里的螃蟹·····	(162)
小白马·····	(170)
小山羊和他的阿爸·····	(176)
没有童年的爷爷·····	(186)
鹿角上的喜鹊·····	(198)

狼和狈准备过生日

—

狼和狈生活在一起，亲如兄弟。他们住在阿尔斯朗山北麓的一个山洞里。当然了，那个山洞可秘密呢。

几年以来，他们从未发生过什么争执。今天，狼出去找食物，狈在家里作饭；明天，狈出去寻觅吃的，狼就在家当厨师。他们一唱一和，配合得可默契呢！

有一天早上，狼喜盈盈地对狈说：“狈老弟，明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想庆祝一番。今天本该你出去寻觅食物，我也想出去走一走！”

狈惊叫起来，喜声喜色地说：“哎呀呀，狼老哥，我忘记告诉你了，我的生日也是明天。”

一个感叹地说：“太巧了！”

另一个赞叹地说：“巧极啦！”

狈蹙了一下眉头，想了想，“咱们分头去搞些吃的，好好准备一下，明天快快乐乐地呆在家里，过个

舒心的生日！”

狼不假思索地离开了洞，去找吃的了。他没有看见，小刺猬躲在他们洞口对面的石头旁。

狈也离开了洞，去找过生日的东西去了，他也没有看见小刺猬。

狼朝东走了，走向了索布丹海畔的树林子。

狈朝西走了，走向了萌根乌素河畔的浩特。

小刺猬一步也没离，安安静静地呆在石头旁，等待着他们归来。

二

树影最短的时候是晌午。

狼扛着一只黄羊，狈拖着一个牛皮口袋，在山洞口相遇了。

“收获大大的！”狼趾高气扬地晃了晃背上的黄羊，神气地说。

听狼这么一说，狈的腰弯得更低了，好象他背的不是一个牛皮口袋，而是整个阿尔斯朗山。“大大的收获，我快把牧人的毡包扛回来了！”

他们一前一后地进了山洞。

小刺猬呢，也悄悄秘密地溜进了洞里。

狼把黄羊放在了洞里显赫的地方。

狈把牛皮口袋放在了洞当中的猩红色地毯上。

狼喜孜孜地一咧嘴，笑眉笑眼地说：“狈老弟，把牛皮口袋里的东西倒出来，让老哥开开眼！”

狈把牛皮口袋里的东西，一古脑地倒出来。嗬，有整盒的芙蓉糕，有鄂尔多斯白酒，有奶皮子，有奶豆腐，有黄油，有麦乳精，有肉干，还有鱼罐头……哈哈，琳琅满目！狼惊诧地大张着血红的口，舌头都快耷拉到地上了。

狈郑重其事地摇了摇自己的尾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狼老哥，你的收获也不小，把黄羊红烧一下，嘿，明天咱们的生日一定过得快活！”

“是，是，是！”狼捣蒜似地点着头，兴致象草原上的荒火一样，可高呢！

“狼老哥，我看咱们再出去一趟，搞些东西回来，那咱们的生日可以一连庆祝三天，好不好？”狈提出了建议。

狼赞同地点点头，“高！”

狈思索了一会儿，坐在一边，并且不停地摇着那象胜利的旗帜一样的尾巴，“狼老哥，你说说你是怎么搞到的黄羊呀？”

“哎……”狼想，这回可逮住机会了，得好好地为自己吹嘘一番。于是，他悠然自得地晃着头，“在

海畔的树林里，我靠在树上歇着。一会儿，这只黄羊看见了我，就象见了死神一样没命地朝我靠的树撞过来，昏了过去。”

“哎呀，狼老哥，有这样的事？”狈沉思地问。

狼灵机一动，绘声绘色地补充道：“当然了，不光我背的这只黄羊，还有另外一只呢！”

“那你怎么只背回一只？”狈纳闷儿地问，话语中流露出一些惋惜。

“那一只让给了地鹬，那老家伙没儿没女，怪可怜的！”狼说。

其实呢，狼既没找到兔子，也没找到小鹿，连一只沙鸡也没碰见。他灰心丧气地靠在树上，扫兴地盯着天空的太阳。暖融融的太阳一照，他打起了盹。后来，他听见咚的一声，一只仓惶逃遁的黄羊一头撞在树上，昏了过去。在黄羊的后面，有一只野狗。狼被惊醒了，他赶走了野狗，独占了黄羊。

“狈老弟，你想呀，那两只黄羊大概是正在谈情说爱，碰见了，没法跑了，才撞死的！”

狈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狼老哥，我再去林子里等一等，一定还会有黄羊来撞树的，好不好？”

“那我呢？”

“你把这只牛皮口袋，送回浩特东边的那座毡

包，把那里的东西再扛来一些。”

狼背上牛皮口袋走向浩特。他没有发现，小刺猬象影子一样跟着他；狼心中好笑，狼老弟，你上当了！你去了树林子，准得碰上草原上的打狼英雄巴特尔，他这几天常在那里转悠！嘿嘿，我一个人要过一个好生日喽！

狼朝东面的树林子走去。他使劲儿地咬住嘴唇，才没有让笑声飞出唇。嗬嗬，狼老哥，你中了我的圈套。你去了浩特的毡包里，岂不成了枪下鸟？网中鱼？瓮中鳖？我一个人要过一个好生日喽！

三

狼在半路上想，我要大摇大摆地走进包门，那就糟啦；得想法乔装打扮一番，不惹人注目地溜进蒙古包里。他盘算起来，怎么个打扮呢？他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：干脆钻进牛皮口袋里，正好，那边有个小姑娘赶着勒勒车来了。

狼钻进牛皮口袋，从里面把口扎死。

小姑娘赶着勒勒车走来了，她发现路边有一个牛皮口袋，就自言自语地说，“这是谁丢在这儿的口袋，先把它抱上车，拉回浩特吧！”说完，她把牛皮口袋装上了勒勒车。“哎呀，还挺沉呢！”

勒勒车转动着箍着铁环的木轮子，慢悠悠地走动了。

一直跟着狼的小刺猬，跳上了车。沉了一会儿，他机灵地在牛皮口袋上咬开了一个洞，狼的尾巴露了出来。他又扯了扯坐在勒勒车上的小姑娘的长辫子——小姑娘明白了，向小刺猬投以感激的目光。

勒勒车到了浩特，小姑娘把牛皮口袋抱下车。口袋里的狼还以为小姑娘会把他抱进毡包内——只待时机成熟，他便可以大显身手。但是，小姑娘把牛皮口袋捆在了包前的马桩上，可怜呀老狼，连一声也没叫就被勒死了。

小刺猬又跑向了东面的树林子。

四

海畔的树林子里，小刺猬看见狈正在用红柳条子编一只大筐，嘿，红柳筐眼看就编完了，正在收口呢！

小刺猬向正在编筐的狈说，“你编这么大的红柳筐又有什么用？”

狈瞥了他一眼，漫不经心地晃了晃那翘起的尾巴：“你少见多怪，一会儿，有不少黄羊来这儿的树上撞死，我好把它们装到红柳筐里呀！”

“哦……”

他神气地问：“小刺猬，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那我告诉你，明天是我的生日！”

小刺猬兴致勃勃地叫了一声，“看，来啦！”

狈以为来了黄羊群，连连地问：“来了几只呀？”

“是巴特尔来了！”小刺猬顺口说。

狈一听，急得直跺脚，那翘起的尾巴象扫帚一样拖在下面，在红柳筐里转来转去——找不见出路，他把自己编在红柳筐里了。巴特尔骑马来了，逮住了狈。

拉骆驼的巴拉根仓

凡是春风走过的地方，人们都知道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巴拉根仓。

这一年，巴拉根仓和他的妻子敖斯尔玛搬到萌根浩特来住。草原上的牧人们，一个个喜气洋洋。巴拉根仓的毡包里挤满了牧人，大家请他讲和白音以及诺颜斗智的故事。

有钱人的耳朵长。巴拉根仓来到萌根塔拉草原的消息，象风一样传到了王府大管家的耳朵里。他吩咐两个家丁，把巴拉根仓叫来。

巴拉根仓跨上他那匹黑走马，跟着两个家丁，来到了大管家的宅邸。大管家从正屋里走出来，晃动着右手小拇指上勾着的马鞭，方脸膛上挂着阴森的笑，嘴一咧，露出两排七出来八进去的黑牙。他不紧不慢地拖着长腔问：“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巴拉根仓？”

“如果大管家是请巴拉根仓的话，那我就是巴拉根仓！”巴拉根仓大摇大摆地朝正屋走去。

“喂……站住！”大管家仓皇地喊。

“你不是请我来的吗？”巴拉根仓煞住脚，“你请来的客人，不能站在院子里说话吧？”

大管家用马鞭啪地抽了一下自己的马靴，“就站在这儿！这是在我家，不是在空旷的草原上！”

“请问大管家，难道你的家不在草原上？”

“哦……”大管家张口结舌，站在那里直摇马鞭。

“站客难打发！大管家，有何吩咐？”

大管家眯了眯眼睛，从长睫毛下射出了咄咄逼人的目光。他盯住巴拉根仓看了一会儿，面前这个人的分量，已经掂得差不多啦。此人果然名不虚传，象秋天的蒺藜一身刺。但是，刀已出鞘，箭已搭弦，硬着头皮也只好唱下这出戏！

“巴拉根仓，你来到王爷管辖的地面，要好好听话，做个顺民！”

巴拉根仓抵住嘴，没有笑出声。

“今天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”大管家好象为了显示事情的重要性似地，煞住了下面的话。他右手一抬，拢回了鞭梢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拉骆驼，跟我走一趟。”

“什么时候出发？”

“现在就走！”大管家果断地说完，挥了一下手，

那两个家丁穿过满月门，进了旁边的院子。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多嘴多舌，当心叫狼咬了舌头！”

大管家脚步匆匆地走到大门口。跟在后面的巴拉根仓，听到了骆驼的喷鼻声。一个家丁牵着驼缰，一链子七峰白鼻梁的骆驼。驼背上，个个驮子装得满满当当，封得严严实实，显然是放着贵重之物。另一个家丁，把巴拉根仓的那匹黑走马牵了过来。

大管家之所以成为大管家，当然不是省油的灯。你想呀，他不是钻在牛皮口袋里长大的，看上一眼巴拉根仓的黑走马，眼红得快滴出血来。他和气起来，“巴拉根仓，你拉骆驼！这匹黑走马，先借我骑一骑！”

巴拉根仓早看出大管家的狼心狗肺。他笑了笑，“请大管家不要忘了，我是顺民！”

“啊，那好，那好！”

于是，大管家骑着巴拉根仓的黑走马，走在前头。巴拉根仓拉着驼缰。那两个家丁也骑着马，走在后头。这一支骆驼队出发了。

暮春的金风，吻绿了草原。紫燕在小河边上呢喃地歌唱。五颜六色的蝴蝶，象随风飘起的花儿一样。这里的牛群和那里的马群，甩着粉红色花穗的红柳和

枝头挑出小花的沙枣，还有那灰色天底下的一座座毡包组成的浩特，构成了一幅灰冷的但略带暖意的画面。

离开了王府，巴拉根仓跟在大管家的后面，一言不发。驼队，来到了山谷北口。银子似的萌根乌素河，从幽深的山谷中流来，向东一拐，流向索布丹海。

巴拉根仓站下了，“大管家，要去白杨城，为什么不走西面的查干哈达山口，而偏偏要走这条山谷？”

大管家勒住马缰，拨转马头，把浓重的大刀眉往上一挑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的童年，就是在这一带的草原上度过的。最好不要走这条山谷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大管家在马上狞笑了一声，“是不是打退堂鼓啦？”

“大管家，你没看见骆驼张大鼻孔向空中嗅着？你没看见山谷上空已经出现了黑云？再说，我腿上的伤疤又在隐隐作痛！”

“你要当心：编瞎话骗人的人，迟早要被人打断门牙，要被狼咬掉舌头的！”大管家在马背上得意地摇着马鞭。

“噬血的豺狼，没有好下场！”

大管家一听，用马鞭指着巴拉根仓说：“你不要

指桑骂槐！告诉你巴拉根仓，在萌根塔拉草原上，王爷是老大，我是老二。我大喝一声，能惊起草原上所有落地的鸿雁。我的马鞭一响，能叫草原抖三抖！”

“你不要火冒三丈！今天早上，你是不是做了一个不吉祥的梦，梦见你骑着毛驴往西南走？”

啪地一下！大管家的马鞭落在巴拉根仓的肩头，他古铜色的蒙古袍被撕裂了，血流了出来。

巴拉根仓的话象箭一样射穿了大管家的心。大管家用马鞭一指山谷，怒不可遏地说：“走！”

山谷里，浅浅的萌根乌素河，汨汨地流着。走到山谷的深处，不知从哪一座山头上，升起了乌云。一匹匹乌云的马，从一座座山头后面跃出来，冻住了似地云集在这里。山谷黑了起来，这时候，巴拉根仓他们的骆驼队，刚走出山谷的白桦林。

大管家的脸吓得象干羊皮一样惨白。因为他心里明白，这条山谷的天，就象娃娃脸，一会儿一变。草原上还是晴朗朗的，这里却大雨滂沱，浑黄的水会象一群野马冲出山谷。如果不是时间急迫，他是不敢走这条山谷的。现在晚啦，已经看见了云头的闪电，闻到了雨腥味儿，听到了树叶在索索地呻吟。“把骆驼往坡地上赶！”大管家喊着，但他的声音被风声雨声